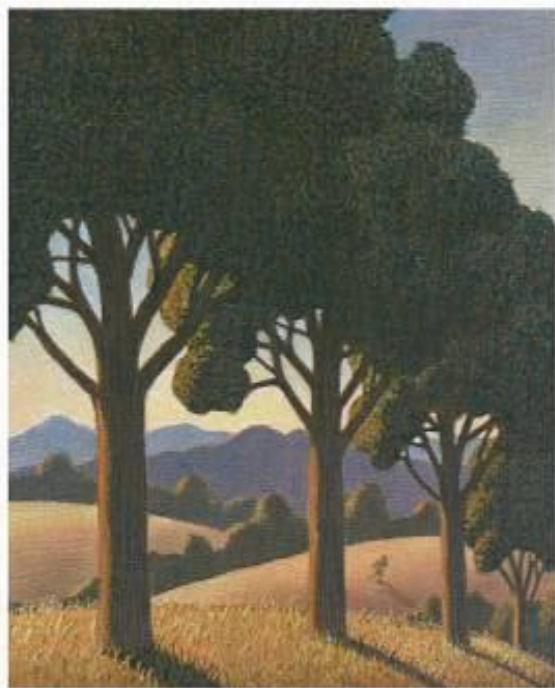


# 陌生人



# 陌生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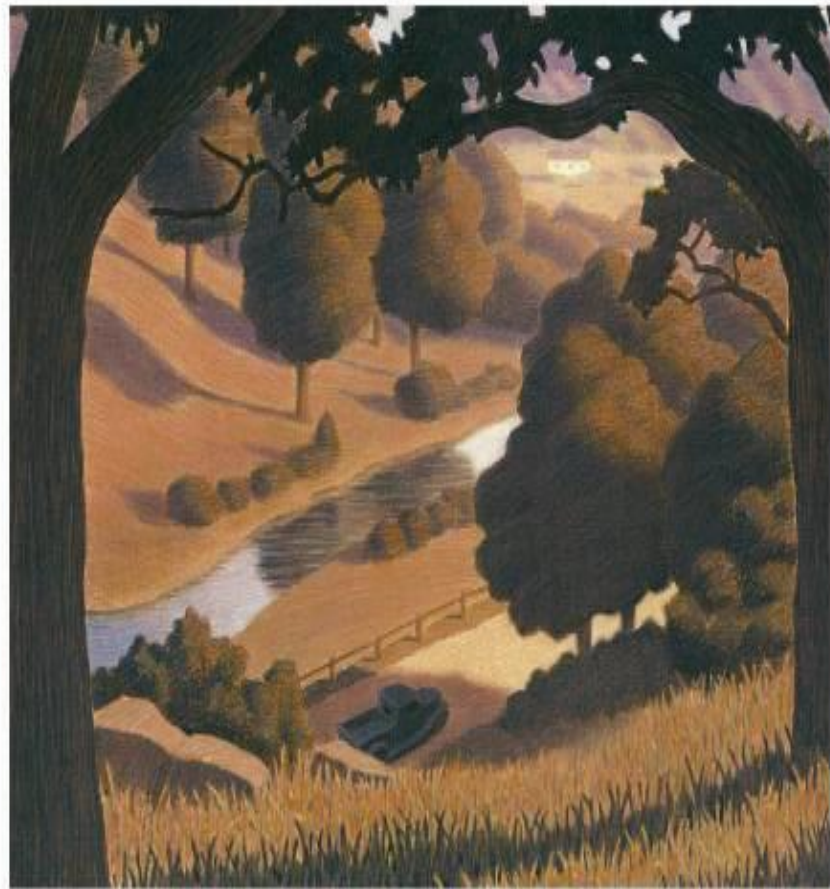
文/图：〔美〕克里斯·范奥尔伯格 翻译：宋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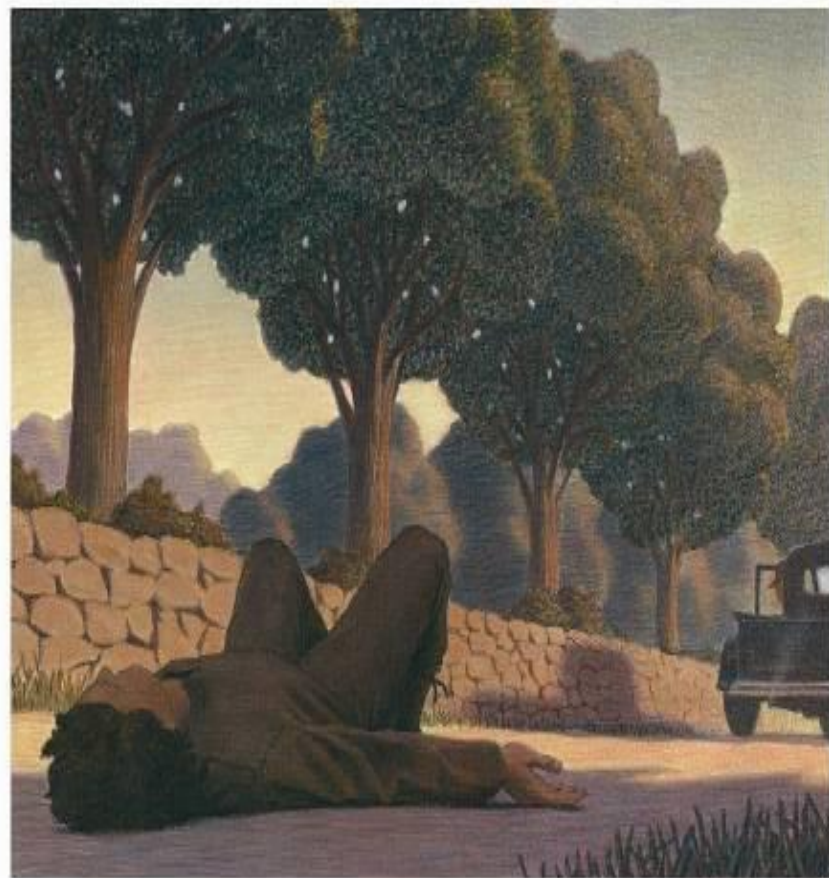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献给  
我的爸爸和妈妈

农夫贝利最喜欢入秋这段时光。他一个人开着车，一路吹着口哨。凉爽的风由车窗吹了进来，拂过他的脸颊。突然，车头传来重重的撞击声，贝利先生赶紧踩刹车。“糟糕！”他想，“我撞到了一头鹿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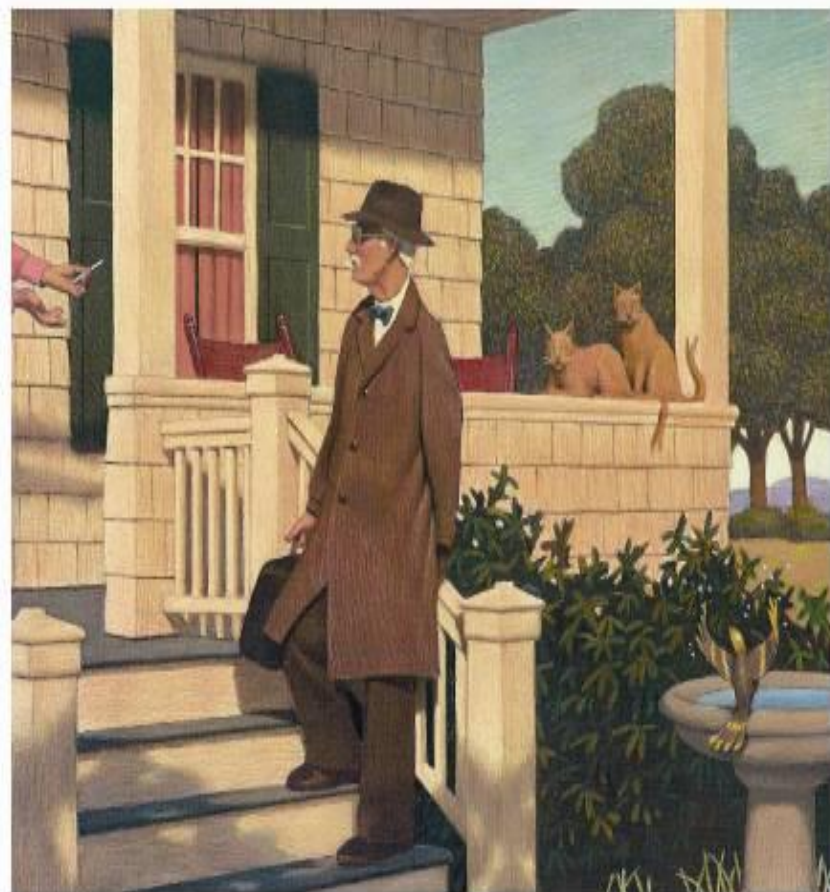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贝利先生发现，躺在地上的不是一头鹿，而是一个人。那个人一动也不动，贝利先生跪在他身边，心想情况一定糟透了。没想到那个人却突然睁开眼睛，惊恐地朝上望了望，就站了起来。他想要跑走，可是根本站不稳，又倒了下去。他再一次站起来，这回贝利先生扶住他，帮他坐上车。



贝利先生开车回家。他把陌生人扶进屋里，贝利太太让陌生人躺在舒服的沙发上休息。他们的女儿凯蒂从门缝里偷看。这位陌生人穿着奇怪的祖皮衣，凯蒂听到爸爸轻声地说：“他一定是位隐士，一个人住在树林里。”而且，陌生人好像听不懂贝利先生问他的问题。“我猜，”贝利太太悄悄地说，“他不会说话。”



贝利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来，医生听了陌生人的心跳、摸了他的骨头、检查了眼睛，还量了体温。诊断的结果是这个人丧失了记忆，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包。“几天后，”医生说，“他就会想起自己是谁，从哪里来了。”医生离开的时候，贝利太太叫住了他，因为他忘了带走体温计。“哦！那支体温计坏了，水银柱停在了最低点。”医生回答，“你可以把它丢掉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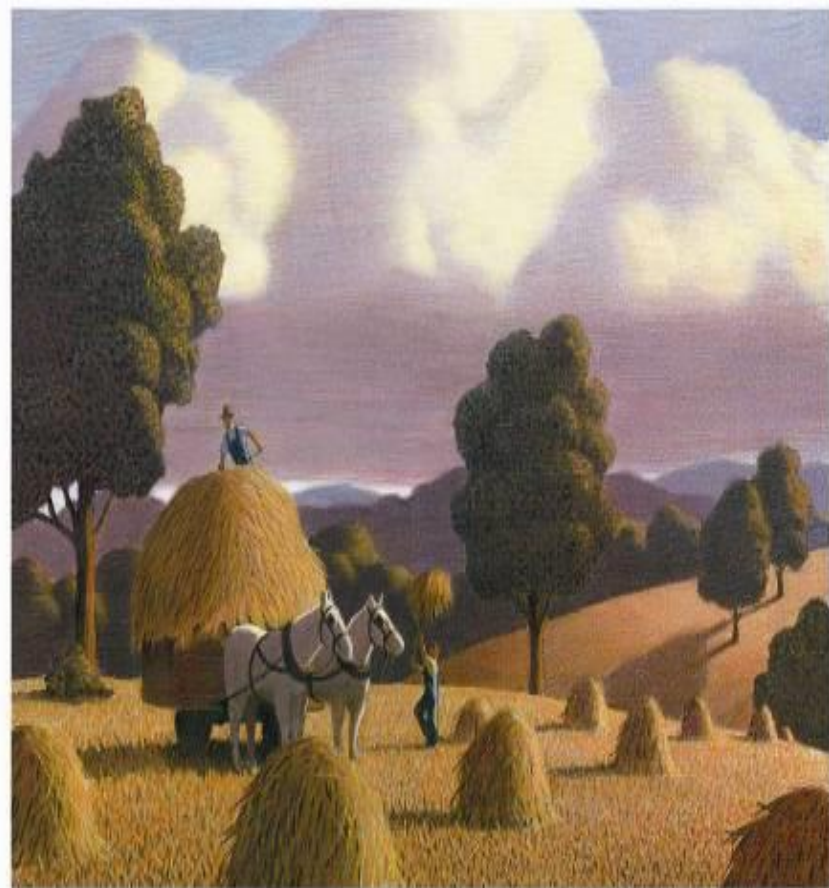
贝利先生拿了几件干净的衣服给陌生人穿，可是陌生人却弄不清楚扣子和扣眼是做什么用的。晚上，他和贝利一家一起用餐，他好奇地望着热腾腾的食物冒出的蒸气。然后，他看到凯蒂舀起一勺汤，对着汤轻轻地吹气，他也这么做。贝利太太突然冷得发抖，“奇怪……”她说，“今晚的风真冷啊！”



第二天早上，凯蒂从卧室的窗口往外看，看到陌生人穿过院子，向两只兔子走过去。兔子不但没有逃进树林里，反而跳到陌生人面前。他抱起一只兔子，摸摸它的耳朵，然后放回地上。兔子跳着跑走了，跑着跑着又停下来，往回望，好像要陌生人跟它们一起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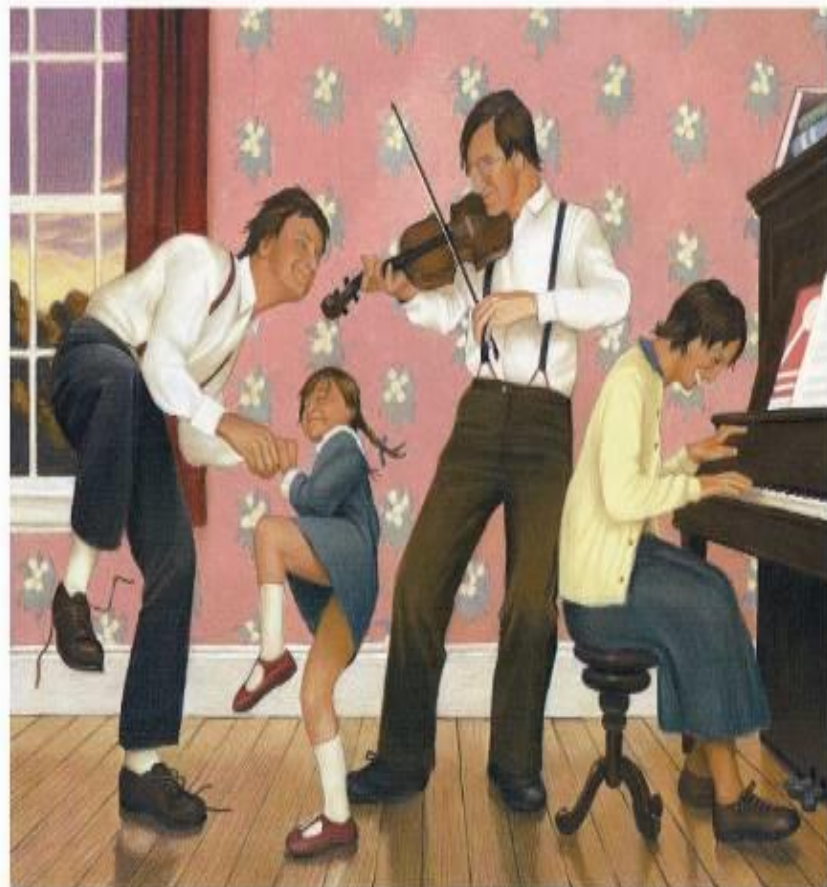
同一天，凯蒂的爸爸出门去田里劳动的时候，陌生人害羞地跟在后面。贝利先生交给他一把长柄叉，他稍微练习一下，就使用得很熟练了。他们一起辛勤地工作。偶尔，贝利先生得停下来休息，可是陌生人却一点也不累，他连一滴汗都没有流。



傍晚，凯蒂和陌生人坐下来观赏夕阳。有一群野雁排成整齐的人字形，飞过天空。每年秋天野雁都要往南边飞。陌生人盯着野雁队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，好像被催眠一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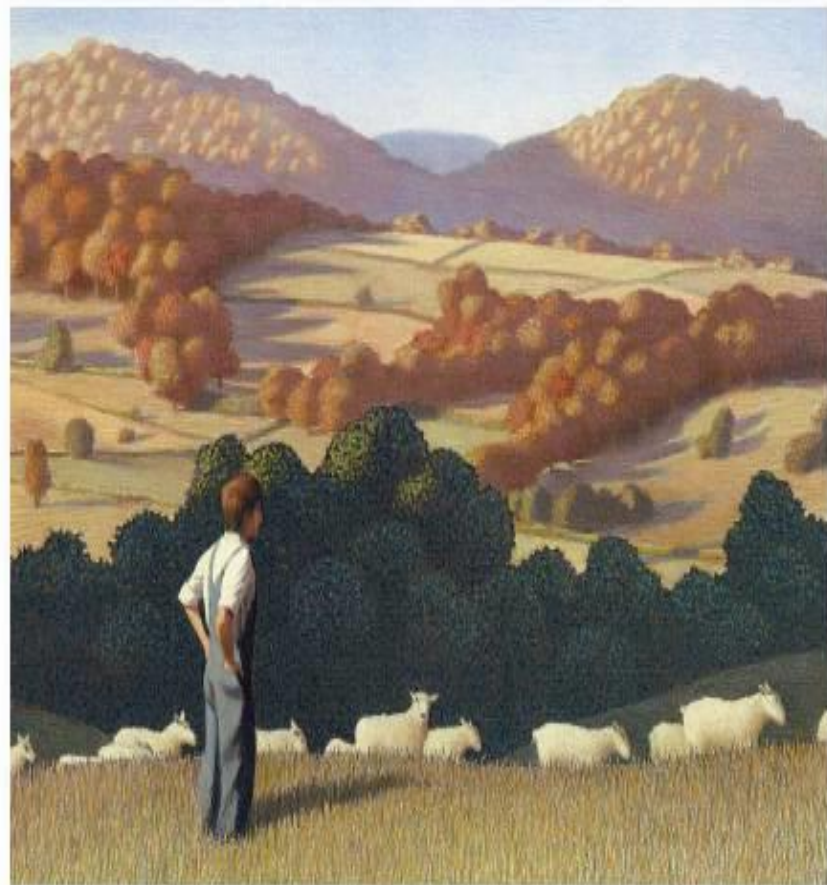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两星期，陌生人还是记不起来自己是  
谁，可是贝利先生一家并不在意，他们喜欢和  
陌生人在一起。他已经成了家里的一分子，越  
来越自在。“他好像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”  
贝利先生对太太说，“一点也不像隐士。”



又过了一星期，农夫贝利发现天气变得很奇怪。前段时间，秋天好像就要到了，现在，却又还像是夏天，仿佛季节不再更替。温暖的天气让南瓜越长越大。树上的叶子还像三个星期前一样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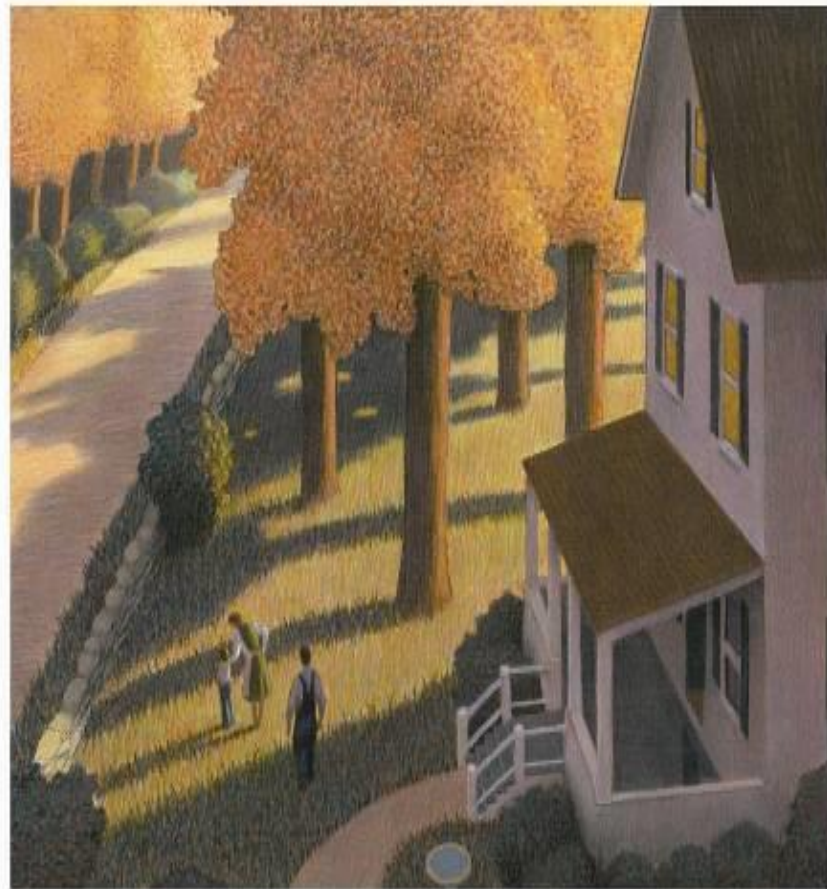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陌生人爬上贝利农场附近最高的山丘。他往北看，眼前的景象令他困惑：远方的树是鲜艳红色和橘色，可是南边的树，就像贝利家周围的树一样，还全都是绿的。陌生人觉得绿色的树既单调又不好看。他心想，如果所有的树都是红色的、橘红色的，一定漂亮多了。



第二天，他这种感觉更强了。他望着绿色的树叶，心想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他越想，心里越难过，最后再也受不了了。于是，他冲到一棵树前面，摘下一片叶子，用颤抖的手举起叶子，想也没想，就用力吹了一口气。



那天吃晚餐的时候，陌生人又换上他的旧皮衣。贝利一家从他眼中的泪水看出来，他要离开了。他和大家抱在一起，然后很快地冲出门去。贝利一家赶忙跑到外面，想和他挥手道别，可是陌生人已经不见踪影。空气转凉了，树上的叶子也变了颜色。



从此以后，每年秋天，贝利农场都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，就是农场周围的树总比北边的树晚一个星期变色。然后在一夜之间，这里的树叶全都变成了最鲜艳的颜色。并且，在农舍的窗子上，有霜留下的字迹，简短地写着：“明年秋天再见。”

